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蒂利希與漢語神學學術會議綜述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Qian, Xuesong;Qi, Xiaodong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6-29 20:17:23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34">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34</a>

## 蒂利希與漢語神學學術會議綜述

錢雪松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齊曉東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

蒂利希與漢語神學學術會議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十週年慶祝活動，於十月二十四日在道風山上的會議廳舉行。來自香港和台灣的十一位研究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專家和學者出席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各自的論文。香港中文大學的溫偉耀教授作為特邀嘉賓出席了這次會議。來自黑龍江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訪問學者以及六位來自大陸高校的訪問學生也旁聽了這次研討會。

會議於早上九點半開始，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總監楊熙楠先生致歡迎詞。他回顧了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這十年的發展歷程，他作為研究所的成立者之一，親眼見證了研究所這十年的發展和艱辛的歷程，感慨萬千。他講述了研究所如何從一個小型研究所發展到目前這樣一個比較知名的漢語基督教研究機構。可以說，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之所以發展成爲一個關於漢語基督教研究的平台的科研機構，是與楊先生以及研究所全體同工的辛苦努力分不開的。楊先生非常高興能在這個特殊的時刻，舉辦這麼一場關於蒂利希的漢語神學研究學術會議，對各位學者和

學生表示熱烈歡迎。

在各位與會學者、學生、嘉賓集體合影以後，研討會正式開始。

上午的研討分爲兩場。第一場是梁容女士和黃天生先生。梁容女士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文學碩士生，黃天生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神學部哲學碩士。他們的研究題目都是與蒂利希的關聯法有關。

梁容主要探討〈論蒂利希的文化神學的關聯法及其類型〉。她主要從蒂利希的關聯法作爲文化神學的方法論這個角度，分析了由此方法而建立的三種類型的文化與宗教關係。她區別了兩種類型的關聯法，即問題與答案的關聯和實質與形式的關聯，揭示出蒂利希如何構建宗教與文化在張力中的內在關聯。她進而考察了宗教與文化之關聯在不同的歷史處境中的自律、他律及神律三種類型。最後她得出蒂利希認爲宗教本質與文化精神之間不是互相抵牾，而是相互關聯和內在一致的觀點。

黃天生則主要討論〈宗教與處境之關聯——從蒂利希到徐思〉。他從徐思（David Tracy，也譯特雷西）對蒂利希關聯法的繼承和發展入手，強調蒂利希的關聯法對現今的神學處境有着重要作用。徐思從哲學詮釋學角度分析，說明蒂利希的關聯法能真正處理宗教信仰與處境的議題，因爲蒂利希真正做到沒有一定的既有立場而進入詮釋宗教信仰與處境之理解，所以徐思認爲蒂利希的關聯法確實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讓後來的人跟從。黃天生從「關聯法之背景——從現代走向後現代」；「關聯法內之宗教理解——從信息走向經驗」；「關聯法之方法——從問與答走向批判詮釋」三個角度分析了在當今背景下徐思對蒂利

希關聯法的繼承和改造，為處境神學的發展找到一個新的嘗試。

第二場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李駿康先生和台灣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候選人莊信德先生。他們都是探討蒂利希的政治神學思想。

李駿康主要討論蒂利希的宗教社會主義及其對當代中國的意義。他首先全面闡述了蒂利希的政治思想，他從蒂利希政治思想的源頭入手，分析了「凱羅斯圈」、「特洛爾奇與韋伯」、「法蘭克福學派」對蒂利希政治思想的影響。然後他介紹了蒂利希的宗教社會主義思想，從「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凱羅斯」、「神律」、「魔魅」（demonic）、「宗教社會主義原則」和「社會主義的抉擇」等方面對蒂利希的宗教社會主義思想進行了詳細闡述。最後他探討了蒂利希的宗教社會主義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意義。他認為目前國內的神學研究日漸普及並卓有成效，宗教的研究已成為一門重點推動，並被認為是有助於社會主義建設、參與社會服務的理念之重要元素。故此，李駿康認為通過神律使個體的自律以及個體文化功能從自我毀壞的孤立中得以解放，對中國構建一個民主、人權、公義和人性的社會絕對有幫助。

莊信德則討論蒂利希本體論範式的「國家」概念對「民族國家」魔魅本質的批判。文章由蒂利希底蘊於國家危機的政治神學構思，檢視當代民族國家的可能危機，並指出蒂利希的神學歷程一直與變動的政治情勢有着緊密的關係。莊信德從兩方面進行論述，第一方面主要是對蒂利希本體論範式的國家概念進行闡述。他從國家的起源與未來、國家的本質與表現、國家的規範與批判三個角度分析了蒂利希本體論範式的國家概念。另一方面，對蒂利希國

家概念對「民族國家」魔魅本質的批判進行論述。最終希望蒂利希的國家概念能為兩岸當前的困局提出一個建設性的神學規範。

下午進行了三場的研討。

第三場是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神學部哲學博士候選人的王濤與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陳家富博士。兩人都從某一特定的角度重新審視蒂利希的神學思想。

王濤探討的是〈蒂利希愛觀的研究——現狀與評價〉，他指出，學界對蒂利希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對蒂利希愛觀的研究卻仍然屈指可數。王濤首先概述了學界對於蒂利希愛觀研究的總體狀況，然後集中探討歐文（Alexander C. Irwin）的《面向世界的 Eros》（*Eros toward the World*）這一「當代研究蒂利希愛觀的扛鼎之作」，進而就對虞格仁（Anders Nygren）和蒂利希愛觀上的比較研究提出自己的新視角。這兩位學者對於愛觀提供了兩條進路：虞格仁採取將作為欲愛的 *eros* 和作為聖愛的 *agape* 相分離的方式來突顯 *agape* 的純正內涵；而蒂利希則在歷史性考察中看到兩者具有既融合又相區分的特徵。其中，*eros* 更體現了由 *eros*、*philia* 和 *libido* 三種特性統一體構成的涵義豐富性，從而在 *agape*/*eros* 的歷史考察中可以得到一個「愛的四元特性互動結構」：*agape*、*eros*、*philia* 和 *libido*。最後，王濤指出，學界在論述這一 *agape*/*eros* 關係時，多強調 *agape* 對 *eros* 的改造和治愈，而忽視了 *eros* 對 *agape* 的作用，即對 *agape* 的「象徵化」或「具體化」。本研究的繼續深入將力圖由此視角進入展開考察。

陳家富則探討蒂利希對於神秘主義的吸收與批判，以及其討論神秘主義時所體現的位格主義（*personalism*）傾向與其神學思想中「上帝之上的上帝」（*God above God*）

所體現的「非位格性的存有論」(a-personal ontology)之間的張力，最後提出自己的一個嘗試性的解決方案。陳家富分析了蒂利希對一般性的神秘主義的保留態度，並區分了在蒂利希思想中「作為範疇」與「作為宗教類型」的這兩種神秘主義。陳家富在文中指出，對蒂利希而言，作為「臨在經驗當中的神聖的範疇」，神秘性是「每個宗教之為宗教的核心」，它是「作為存在於所有宗教經驗中的先驗原素(a priori)」。至於作為宗教類型的神秘主義，雖能對混淆啓示對象與中介之分野的聖禮式宗教類型作出批判，但同時卻具有因取消了啓示的具體特性從而與真實的人類處境無關的危險，由此造成的後果就是自我的人格存在在神秘經驗中被取消，而這在蒂利希看來是有疑問的。論文由此進一步揭示了蒂利希對此既要獲得對終極的神秘經驗，又要保留自我的人格的張力的解決關鍵，就在於立足於愛的參與而堅持一切存有所具備的「自我—世界」的兩極性為基礎建立起一「愛的參與的神秘主義存有論」(mystical ontology of love participation)。但是，陳家富指出，這一帶有位格主義傾向的存有論卻與蒂利希論述「上帝之上的上帝」這一關鍵概念中帶有的「非位格性的存有論」傾向形成張力關係。陳家富的解決方法是將嘗試性的力圖在「上帝之上的上帝」這一範疇中揭示出：這樣的上帝其實也可以是一三一論的上帝，由此可以將位格因素與「上帝之上的上帝」的絕對性相統一。

在本場討論中，香港中文大學的溫偉耀教授首先點出，許多具有神秘主義色彩的神學家在德國傳統中往往不會被認為是神秘主義者；然後，他認為，蒂利希的「上帝之上的上帝」描繪的是人處於實存之極端情況下的出路，但不應作為一般性的神學體系之基礎。

第四場的發言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葉菁華教授、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鄧紹光教授以及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林子淳博士。

葉菁華探討的是〈蒂利希對現代性的理解與批判〉。他嘗試整理和重構蒂利希對現代性的理解和批判。這一重構與批判是通過自律（autonomy）、他律（heteronomy）以及神律（theonomy）三種文化類型的分析來展開對文化現代性（cultural modernity）的批判性研究的。因此，儘管蒂利希與法蘭克福學派有着某些共同的思想資源，在對現代性的批判上兩者亦有表面上的相近之處，但是，作為神學家的蒂利希仍然具有某種獨特之處。葉菁華指出了兩點：一是以神律作為批判性和建構性的理想。蒂利希將自律視為現代社會最關鍵的原則，現代性是「自足的有限性」而局限於有限性的領域。這無疑意味着神律的失落。在蒂利希看來這是現代性問題的終極根源。二是在社會理論分析中加入了神學盼望的原素，形成一種超越悲觀的神學社會理論學說，從而與對現代性的未來帶有悲觀性看法的法蘭克福學派相區分開來。不過，上帝國在文化中的實現是片斷式的，只有上帝國才是人類歷史的內在目的和人生意義的終極成全。

鄧紹光的論題是〈在蒂利希與海德格爾的有與無之間的思考〉。鄧紹光首先指出，我們必須意識到，蒂利希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之間的思想關係並非那麼簡單直接的，在它們中間橫亘着謝林（F. W. J. Schelling）的哲學，或者說，「晚期的謝林哲學成了蒂利希吸收海德格爾思想的重要途徑」。然後，他直接進入蒂利希和海德格爾兩人就存有（有）與非存有（無）的比對性考察和探討。對蒂利希而言，存有與非存有處於一恆常的辯證的

(dialectical) 關係中，這種「互為內在地構成一整體」的關係使得作為存有本身的上帝成為活潑的上帝。許多人注意到蒂利希對這一辯證關係的論述與黑格爾 (G. W. F. Hegel) 甚至伯麥 (Jacob Boehme) 之間的思想淵源。但在鄧紹光看來，蒂利希的辯證不一定要按着他們的思想來詮釋，而可透過海德格爾後期的現象學來演繹。存有與非存有的辯證，在蒂利希那裏，不一定具有互相對立與過渡的意思，也不是可從存有之根基「分析出」存有之深淵的分析關係，而是上帝兩種不同的面向和作用，它們是相即不離的，由此可以說更接近海德格爾式的相互隸屬的關係。由此展開了對蒂利希與海德格爾兩人在有無問題上的比對分析。

本場最後發言的林子淳博士探討的是〈蒂利希有必要採納嗣子論嗎？——一個《聖經》觀點的回應〉。林子淳嘗試從《聖經》的觀點出發，檢討蒂利希在其《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 中採納嗣子論的必要性與對其體系建構所產生的得失。林子淳指出，蒂利希並非認同歷史中某一種形式的嗣子論學說，而是籠統地把嗣子論界定為聖靈或道充滿於耶穌之中使之成為基督之說，這樣一種嗣子論實質上是一種聖靈基督論；其目的除了平衡道成肉身說的隱藏問題（神祇化身成人說），以及肯定耶穌的真實人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強調救贖的普遍性。但是，為了提供對非基督宗教的開放態度而一味的傾向於聖靈基督論是過猶不及的做法，因為這不單會危及蒂利希神學體系之基督中心性和關聯法，連十架和復活也未能整合，甚至三一論的架構也有坍塌之虞。最後，林子淳嘗試指出，解決之道可以是反其道而行，把道成肉身論之遍在性因素提升至與聖靈基督論等同，要補充的關鍵正是現代教義學久違了的

升天論述。

第五場的發言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任賴品超教授以及信義宗神學院的區建銘教授。

賴品超的發言題目是〈文化研究、宗教研究與神學：一個後蒂利希的觀點〉。賴品超認為，文化研究、宗教研究與神學三者之間可以形成「一互惠之交流關係」，因此在文中嘗試從蒂利希的思想來看神學與文化研究的關係。賴品超首先探討了文化研究與宗教研究之間的關係。他舉出實際上的例子（英國的異見[dissenting]知識運動）並在理論上闡明，對宗教研究而言，試圖逃避規範性問題而假裝中立，這絕非一件好事。若宗教研究能對規範性問題更加開放，除可維持宗教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分別外，更能克服由文化研究而來的對宗教的還原主義；宗教研究者也能對規範性問題和終極性問題採取更為開放的態度。其次，他又探討了文化研究與神學之間的關係。賴品超集中於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分析文化研究對於理解基督教信仰的內容有何意義這一方面引入了蒂利希的觀點。對蒂利希來說，「宗教是文化的內涵而文化是宗教的形式」，兩者具有密切的一致性。通過闡發蒂利希如何看待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以及如何看待存在主義和心理分析，賴品超嘗試性地表明，文化研究可以向神學提供對人之實存問題的深入分析，而神學則可以在這一問題中重新思考並提出新的神學回答，對耶穌基督作為文化研究所揭示的人的問題的答案作出重新的詮釋；同時神學也可以對文化研究進行規範性乃至終極性問題的研究提供一回答或指引。蒂利希的先知式批判與理性批判的結合，與其說是要實現「基督反乎文化」，不如說是「基督改造文化」更適合。

區建銘教授的題目是〈蒂利希與比較神學〉。區建銘

以蒂利希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為宗教比較領域的一個宗教記號(sign)來切入比較神學。所謂「宗教記號」,不是蒂利希意義上的與symbol相對的sign,而是南樂山(Robert C. Neville)宗教符號理論意義上的sign。記號在解釋過程中,一方面由對象所確定,一方面又確定解釋者心中的一個觀念,即意解(interpretant)。這一三元關係的解釋過程不僅是認知的過程,也是一種行動,同時又隱藏着價值。「終極關懷」作為宗教記號,可以引發出比較神學中的兩種範疇:普遍的(general)範疇和模糊的(vague)範疇。前者可以希克(John Hick)的「終極實體」觀念為代表。這一普遍的抽象範疇可以直接應用於實況中闡釋各大宗教在某些終極性概念上的相似之處,不需要加以解釋。而蒂利希的「終極關懷」則是作為模糊的抽象範疇運用於比較神學中的。這一範疇是中性的,它必須加以解釋才能用於具體實例中。對於模糊抽象的範疇,矛盾原則(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不能應用;因為兩個互相抵觸的理念都可以放在同一個範疇下。於是,通過蒂利希的「終極關懷」範疇,不同宗教傳統中的「終極實體」,一方面能具體地揭示出來,另一方面亦受到其他宗教理念的修正,從而通過宗教間之對話實現動態的相互滋養(mutual enrichment)與融合。

會議大約於下午六時半完滿結束。

